

外国文学名家

论名家 (续编)

智量 光华 选编

WAI GUO WEN XUE
MINGJIA LUN MINGJI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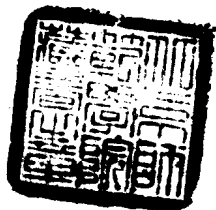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

续 编

智量 光华 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35085

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

(续 编)

智量 光华 选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武进县村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0.125 字数 230 千字

1938年1月第一版 193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00本

ISBN7-5617-0208-6/I·016 定价: 1.60元

序

收集在本书里的文章，有少量曾在《文艺理论研究》里发表，因此在发表以前就已先睹为快过。这些文章给我的印象都很深，觉得极有启发。现经智量、光华同志选编成集，而且还加进了大部分尚未发表过的文章，我认为无论对研究文艺理论的同志还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从中都能学习、借鉴到许多东西。

被称为“名家”的人，固然未必都名实相符，但经过时间考察，实践检验，确属名实相符的名家，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有的。对本国名家我们要继承、发扬，对外国名家我们也要继承、发扬。闭关锁国，对外国无损，对我们自己却有害。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在立足本国现实生活，有崇高理想的前提下，向人类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成分吸取营养，当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重视的任务。

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几乎全是世界著名的大作家。他们论及的作家作品，也全是蜚声国际的名家名著。作家论文，由于他自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深知创作的甘苦，所以往往比一般评论精到、中肯，而无肤泛、苛求之病；又因他自己就是一个作家，所以娓娓道来，往往也比一般评论具体、亲切，而无枯燥、乏味之弊。我国古代的文艺评论，凡出于作家艺术家之手的，都具有这样的优点。本书所收各文，亦是如此。作家论文，是否这样就算理论思维薄弱了呢？

如果这样以为的话，那岂不是把理论思维与抽象说教或故作高深的玄谈混为一谈了吗？真理总是具体的，不能浅出往往即因未曾深入。一旦豁然贯通，横说竖说，都可以头头是道。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大家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但无数事实证明，用明白清楚、亲切近人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往往不但更吸引人，而且也更具有深度。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论文总是更容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原因。理论思维能力的高下，要根据理论的正确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说服力的强弱来衡量，而决不能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理论架势来下判断。

虽然是名实相符的名家，他们说了很多非常精采的话，其中某些意见对今天仍极有启发，但毕竟会有种种局限，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择善而从。继承是为了创新，为了发展，我想，在吃够了迷信、盲从的苦头之后，我们应该是不会再走老路了。

徐中玉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DD 00/01

目 录

- 序.....徐中玉 (1)
- 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瞿世镜译 (1)
-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现代文学情趣的渊源
-[美]莱厄纳尔·特里林著 朱 叶译 (17)
- 艺术家——论司汤达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周启付译 (47)
- 司汤达, 现实的浪漫主义
-[法]西蒙娜·德·波瓦著 徐 玲译 (64)
- 论司汤达的爱情描写
-[法]阿 兰著 许光华译 (78)
- “艺术时期”的终结——《浮士德》艺术风格研究
-[匈]卢卡契著 申文林译 (96)
- 论《少年维特之烦恼》.....[匈]卢卡契著 申文林译 (122)
- 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880年)
-[俄]屠格涅夫著 朱宪生译 (141)
- 略谈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新喜剧《穷新娘》
-[俄]屠格涅夫著 朱宪生译 (153)
-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论屠格涅夫(书信) ... 吕宁思译 (165)
- 论伊凡·屠格涅夫
- ...[美]亨利·詹姆斯著 智量 戴耘 刘文荣译 (171)
- 万般苦恼
- ...[俄]依·阿·冈察洛夫著 罗明编译 冯思刚校 (196)

论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俄]斯洛尼姆著 戴耘译	(242)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以及作者对主人公的 立场……[苏]米·巴赫金著 刘虎译	(254)
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与《蟹工船》——小林多 喜二论……[日]藏原维人著 奚必安译	(297)
编后记……智量 光华	(312)

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瞿世镜 译

当我们说托马斯·哈代之死使英国小说界失去了一位领袖，我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其他作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似乎没有谁如此自然地适合于让人们顶礼膜拜。当然，也没有人比他对此更少追求。要是那位超凡脱俗、单纯朴实的老人听到我们在这种场合所使用的华丽辞藻，他一定会痛切地感到手足无措、窘不可言。尽管如此，这仍旧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当他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有一位小说家可以使小说艺术似乎称得上是一桩光荣的事业；当哈代在世之日，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用来鄙视他所从事的那门艺术。这也不仅仅是他的特殊天才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对他的敬意，有一些是来自谦逊、正直的性格，来自他在多塞特郡那种绝不追求私利或自我吹嘘的简朴生活。为了两方面的理由，为了他的天才，也为了他使用自己的天赋的严肃态度，我们不可能不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来加以推崇，并且对他这个人本身表示尊敬和爱慕。但是，我们所必须谈论的还是他的作品，是他好久以前所写的小说，它们好象与当代小说相去甚远，正象哈代本人和当代生活的骚动不安与渺小平庸同样距离甚远一样。

如果我们打算追溯小说家哈代的业绩，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在1871年，他正当三十一岁，已经写了一

部小说，名曰《非常手段》，但当时他绝对不是一位有把握的能工巧匠。据他自己说，他“正在摸索道路，寻找一种创作方法”；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具备各种天赋，然而他不懂得它们的性质，或者说他不懂得如何去利用和发挥它们的长处。去阅读这第一部小说，就是去分担它的作者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感。作者的想象力是强烈而有讽刺意味的；他有某种自学而得的书本知识；他能够创造人物但不能控制他们；他显然受到技术上的困难的牵制；而更为奇特的是，他被一种感觉所驱使，认为人类是他们本身之外的某些力量所玩弄的对象，这使他极端地、甚至夸张地利用偶然巧合的情节。他已经具有一种确切的信念，认为小说既非一种玩具亦非一场争论，它是提供关于男男女女的生活的真实抑或严酷、剧烈的印象之工具。但是，也许这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品质，是透过书页传来的一阵瀑布的轰鸣和回响。这是在后来的作品中占如此重大比例的那种力量的第一次具体表现。他已经证明了他是大自然的一位细致入微、炉火纯青的观察者；他能区别雨点落在树根或耕地上的差异；他能分辨风儿吹过不同树木丫枝的声音。然而，他是从广义上把大自然理解为一种力量；他感觉到其中似有神灵，它能对人类的命运或者同情，或者嘲笑，或者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在写这部小说之时，他已经有了这种感觉；而关于阿德克莱夫和赛西莉亚小姐^①的粗糙的故事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是在神灵的注视之下、在大自然面前创作出来的。

他是一位诗人，应该说这已经显然无疑；要说他是一位小说家，也许还未有定论。然而，到了第二年《绿荫下》一书

^① 小说《非常手段》中的人物。

问世，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那种“摸索创作方法”的艰苦努力大部分已经成为过失。前面那部书的某种顽强的独创性已经消失了。和第一部作品相比，第二部显得更有造诣、妩媚动人、带有田园诗的风味。那位作者似乎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位英国的风景画家，他的画面上全是茅舍花园和老年农妇，她们到处徘徊，去收集保存那些正在被迅速淘汰湮没的古老方式和词汇。然而，他是古代风俗习惯的一位多么衷心的爱好者，一位口袋里藏着显微镜的多么细心的博物学家，一位多么念念不忘语言形式之变化的学者，曾经带着多么强烈的感情去倾听旁边树林里一只小鸟被猫头鹰杀死时的哀鸣！那哀鸣“传播到那一片寂静之中，却并不和它交织在一起”。我们又听到在远处有一种奇异而不祥的回音，就象风和日丽的夏季早晨在海面上回荡的一声枪响。当我们阅读这些早期作品之时，有一种荒凉寂寞之感。我们有一种感觉：哈代的天才是顽强而任性的；起先有一种天赋随心所欲地支配着他，接着又有另外一种天赋处于支配地位。它们拒绝在日常活动中齐头并进。这确实很可能是一位既是诗人又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家的命运；他是田野和晨曦的忠实的儿子，然而他又被书本知识所培养起来的怀疑和沮丧所折磨；他热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淳朴的农民，然而他又命中注定要看到他先辈的信念和欲望在他的眼前烟消云散。

大自然又在这对矛盾中增添了另一个因素，很可能会打乱一种匀称的发展。有些作家生来就意识到一切事情，另外一些作家却有许多事情意识不到。有些作家，象亨利·詹姆斯和福楼拜，不仅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天赋所带来的好处，而且能够在创作活动中控制他们的天才；他们能够意识到

各种场合中所有的可能性，从来不会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另一方面，那些无意识的作家，象狄更斯或司各特，似乎还没有征得他们本人的同意就被感情的浪潮高高举起，滚滚向前。当浪涛平伏之时，他们也说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我们必须把哈代放到他们中间去——正是他的力量和软弱的根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一段时间的幻象”，这种说法精确地描绘了他所写的每一本书中都可以找到的那些表现出惊人的美和力量的片段，带着一种我们无法预见而他似乎也无法控制的突然加剧的力量，使某一个情节从其他情节中分离了出来。好象它是单独地、永恒地存在着，我们看到那载着芬妮尸首的大车在滴着雨水的树荫下沿着大路前进，我们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绵羊在苜蓿丛中挣扎，我们看到特拉在呆若木鸡的巴斯喜巴小姐周围挥舞着军刀，削掉她一绺头发，把毛虫象雨点一般扔到她的胸脯上。这些景象生动逼真地呈现在眼前，而且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这些景象，因为在阅读之时我们的每一种感官都参与了活动，这样的景象渐渐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它们的光彩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但是，这股力量突然来临，又倏忽离去。在刹那间的幻想之后，是漫长的平凡的白昼，我们也不能相信有任何手艺或技巧可以捕捉住这股任性的力量，并且更好地加以利用。因此，那几部小说充满着不均衡感，它们佞屈聱牙、沉闷而缺乏表情，但它们从来都不是贫乏无味的；在它们周围总有一点扑朔迷离的无意识的东西，那个鲜明的光晕和那没有表达出来的轮廓往往给人以最深刻的满意之感。似乎哈代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做了些什么，似乎他的意识包含着的东西比他所能创造出来的更多，而他就让他的

• • •

读者们自己去寻找他作品的完整的意蕴，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来加以补充。

由于这些理由，哈代的天才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它的造诣是不均衡的；然而，当时机到来之时，它的成就是辉煌的。在《远离尘嚣》这部小说中，那时机完全充分地到来了。主题是恰当的；方法是恰当的；那位诗人和老乡，那位官能敏锐的人，那位忧郁反省的人，那位渊博的学者，他们全都应召而至，齐心协力地创作这本小说，无论文艺风尚多么变化多端，它必定在伟大的英国小说中间牢固地占据了它的一席之地。首先，哈代比任何小说家更能够把那种物质世界的感觉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觉到人的生存的渺小，前途被一种自然景色所包围，这景色独立存在着，然而它又给予哈代的人生戏剧一种深沉而庄严的美。那黑色的低地，点缀着埋有尸骨的古冢和牧羊人的茅舍，它和苍穹相颀颔，象海面上的波纹一般光滑，但是坚实而永恒，向一望无际的远方延伸过去，在它的皱褶中隐藏着幽静的村舍，它们的炊烟在白天袅袅上升，它们的灯光在夜晚广袤无垠的黑暗中闪耀。加布利埃尔·欧克^①在大地的背脊上放牧着羊群，他就是那永恒的牧羊人；那些星星就是古代的篝火；多少年来，他一直在羊群旁边守望。

但是在下面的山谷里，大地充溢着温暖和生命；在农场里人们忙于劳作，在谷仓里装满了粮食，在田野里牛哞羊咩成一片。大自然是丰饶多产、壮丽辉煌而又富于情欲的；然而她尚无恶意，仍旧是劳动者伟大的母亲。现在哈代第一次充分发挥了他的幽默感，在乡巴佬的嘴里，它最鲜活、丰

^①芬妮、特拉、巴斯喜巴和欧克都是小说《远离尘嚣》中的人物。

富。简·柯根、亨利·弗赖依和约瑟夫·波尔格拉斯在干完了一天的活儿之后，聚集在麦芽厂里喝点啤酒，发泄一下他们既尖刻又有诗意的幽默感，它早就在他们的脑袋瓜里酝酿着，自从那些香客们踏上了朝山进香之路，它就借着酒兴找到了具体的表现形式；莎士比亚、司各特和乔治·爱略特都喜欢偶而听到这种乡巴佬的幽默逗趣的话儿，但是没有人比哈代对此更为喜爱或者了解得更加透彻。然而，在威塞克斯小说^①中，农民们并不是作为个人角色而占突出的地位。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众智慧、群众幽默的深潭，一种永恒生命的蕴藏。他们评论着男女主人公的行动，然而，当特拉、欧克、芬妮或巴斯喜巴进入了小说或者离开了，消逝了，简·柯根、亨利·弗赖依和约瑟夫·波尔格拉斯却依然存在。他们晚上喝酒，白天耕地。他们是永恒的。我们在哈代的小说中一再遇到他们，他们身上总是带着某种典型的东西，它更近乎那种标志着一个民族特征的性格，而不是那种属于个人的面貌。农民就是那公正不阿的伟大神殿，农村就是那幸福生活的最后堡垒。他们一旦消失，整个民族就失去了希望。

欧克、特拉、巴斯喜巴和芬妮·罗萍陪同我们来到了哈代小说中那些男子和妇女的完美形象面前。在每一部小说中，总有三四个人物处于主宰地位，他们巍然屹立，象闪电的指挥一般吸引着暴风雨的力量。他们是欧克、特拉和巴斯喜巴；游苔莎、韦狄和凡恩^②；亨查德、露赛塔和法弗雷^③；裘德、淑·布莱德赫和菲洛森^④。在这几组不同的人物

^①哈代的许多小说以不列颠岛南部的农村地区为背景，他称这地区为威塞克斯，后来人们把这些作品称为威塞克斯小说。

^②小说《还乡》中的人物。

^③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人物。

^④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

之间，甚至还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作为个人而存在着，并且作为个人而各不相同；但他们也作为典型而存在着，并且作为典型而有相似之处。巴斯喜巴就是巴斯喜巴，但她是个女人，对于游苔莎、露赛塔和淑来说，她是一位姊妹；加布利埃尔·欧克就是加布利埃尔·欧克，但他是个男子，对于亨查德、凡恩和裘德来说，他是一个兄弟。不论巴斯喜巴多么妩媚动人，她还是个弱者；不论亨查德如何顽固不化、误入歧途，他仍是个强者。这是哈代的观感的基本部分；这是他许多小说的主要素质。女人是比较柔弱而内感的，她依附于强者并且模糊了他的视线。尽管如此，在他的更伟大的作品中，生活多么自由地冲破了这个固定的框框！当巴斯喜巴在她的苗圃中坐在马车里，对着小镜子里她自己迷人的姿容微笑之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能知道，正是哈代有能耐的证明——在故事的结局之前她会遭受多么厉害的痛苦，并且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然而，这一瞬间焕发着生命的全部青春和美。象这样的景象，在他的小说中一再出现。他的人物，不论男女，对他说来都是具有无限吸引力的生物。对于妇女，他表现出一种比对于男子更加温柔的关切，而且也许对她们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兴趣。尽管她们的美丽可能是空虚的、她们的命运也许是可怕的，但是，当她们身上闪耀着生命的火花的时候，她们的脚步是轻盈的，她们的笑声是甜蜜的，有一种力量使她们能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化为她壮严肃穆的一部分，或者使她们站起来，象舒卷的浮云一般从容娴静，象山花烂漫的丛林一般野性难驯。那些男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不象女人那样来自对于他人的依赖，而是来自与命运的冲突——唤起了我们更为苛刻严厉

的同情。对于加布利埃尔这样一个男子汉，我们不需要一时的悬念。我们必须尊敬他，虽然我们不能如此慷慨地热爱他。他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可以猛烈地还击——至少对于男性是如此——他可能遭受的任何打击。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有一种预见，这种能力来自他的天性而非得之于教育。他的气质是坚强稳定的，他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他能够睁着眼睛忍受打击而毫不畏缩。但他也不是一具木偶。在通常情况下，他是个亲切而平凡的人物。他能够在街上行走而不至于使人们转过身盯着他来瞧。总之，没有人能够否认哈代有能力——真正小说家的能力——来使我们相信他的人物是受到他们自己的热情和癖性所驱策的同胞，而同时他们又具有——这是诗人的天赋——某种我们大家所共有的象征性的东西。

当我们考虑到哈代塑造男女人物形象的能力之时，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把他和同辈作家们区别开来的深刻的差别。我们回顾一系列哈代所塑造的人物，并且自问我们究竟记住了他们的一些什么品质。我们想起了他们的热情。我们想起了他们多么深深地相爱，而其结局往往多么悲惨。我们想起了欧克对于巴斯喜巴忠贞的爱情以及韦狄、特拉、菲茨比亚斯那种男人骚乱而短暂的热情；我们想起了克莱姆^①对他母亲的孝顺之情以及亨查德对于伊丽莎白·琼那种充满嫉妒的父母之爱。但是，我们不会想起他们曾经如何恋爱。我们不会想起他们如何交谈、改变、相互了解，美妙地、逐渐地步步深入，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那些似乎很轻微、其实却非常深刻的智力上的

^①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男主角。

理解或微妙的直觉构成的。在所有那些小说中，爱情是铸造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具体事实之一。然而这是一场灾难；它突然势不可挡地发生了，关于它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恋人之间的谈话，当它并非热情洋溢之时，是切合实际或者带有哲学意味的，似乎在履行他们的日常义务之余，他们更渴望去探索人生及其目的，而不是去审视对方的感情。即使他们有能力分析他们的感情，生活太动荡不安，不会给他们时间来进行这种分析。他们需要集中他们的全部精力，来应付命运的直截了当的打击、捉摸不定的计谋、日益增长的狠毒。他们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化在人类喜剧的精巧微妙之处。

因此，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能肯定地说：在哈代的小说中，我们将不会找到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给予我们最大快感的某些品质。他没有琼·奥斯汀的完美、梅瑞狄斯的机智、萨克雷的范围或托尔斯泰惊人的智力。在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种决定性的效果，它把它们的某些情景从故事中分离出来，使其超越于变化的范围之外。我们并不过问它们对于故事的叙述含有什么意义，我们也不利用它们来干扰处于情景外围的那些问题。莞尔一笑，一阵红晕，对话中的寥寥数语，这就足够了；我们的快感就源源而来，持续不断。然而，哈代的作品可没有这种集中凝炼和完整圆满。他的光芒并不直接照射到人物的心坎上。它超越了心灵，向外投射到黑暗的荒原和在暴风雨中摇晃的树木上。当我们的目光回到那个房间里面，炉边的那一群人早就分散了。每一个男子或妇女，都在孤零零地与暴风雨搏斗；他越是离开了其他人的观察，他把自己的性格越发充分地揭示了出来。我们并不象我们了解皮埃尔、娜塔莎或贝姬·夏泼那

样了解他们。我们并不是对他们里里外外周围各处都了如指掌，象他们暴露在偶然的访问者、政府的官员、贵夫人、战场上大将军面前那样。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思想多么错综复杂、包罗万象、骚动不安。从地理位置上说，他们也固定于英国农村的一隅之地。哈代很少离开那些自耕农和贫农去描写比他们更高的社会阶层，而且那种描写的后果往往是令人不快的。在会客室、俱乐部和跳舞厅里，在那些有闲暇、有教养的人士聚会之处，在那些蕴育着喜剧、展现了各种性格的地方，他感到手足无措、局促不安。但是，反过来看，情况也同样正确。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男女人物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却了解他们和时间、死亡与命运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迅速激动的心情中没有在城市的灯光和人群的衬托之下看到他们，我们却在土地、暴风雨和时令季节的衬托之下看到了他们。我们了解他们对于人类可能面临的某些最惊人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呈现出超越凡人的高大形象。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他们的细枝末节，而是放大的、庄严化了的形象。我们看到苔丝穿着睡衣给她的婴儿举行受洗仪式之时，她“带着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尊严”。我们看到玛蒂·索斯“象一个为了更高尚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品质而漠然否定性欲特征的人物”，把花朵安放在温特鲍恩的墓地上。他们的谈吐中有一种圣经一般的庄严和诗意。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一种爱情或仇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那些男人身上导致他们去反抗生活的压迫，在那些妇女身上它暗示着遭受苦难的无限可能性；正是这种力量主宰着人物，并且使我们没有必要去发现那些隐藏着的更加细微的特征。这是悲剧的力量，而且，如果我们打算把哈代置